

舊唐書

冊五

舊唐書卷七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旣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頴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頴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

祕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尙爲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羣
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
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
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
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
于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
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
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
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
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
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
軍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
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勲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

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旣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卽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太宗新卽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尙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

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二年遷祕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圖籍粲然畢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徵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卽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

已發遽追止之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憩於漳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李靖而輕我宮人卽令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卽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卽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誡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卽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

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旣加長字卽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尙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

一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
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
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
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
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
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
于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
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
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入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
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
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
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
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

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
 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
 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
 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
 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旣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
 之后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其二曰臣聞求木
 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
 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
 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
 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
 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
 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

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

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尙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豫暇清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爲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

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

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

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謾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諍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

爲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旣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

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卽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尙書曰日昃斲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豫商辛亦流湏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輒軼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

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尙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尙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覲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